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NEW 新

故事会

®

STORIES



恩仇故事

STORY SELECTION



17.8

710

海文艺出版社

恩仇故事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恩仇故事/《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4 重印
(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ISBN 7-5321-1857-6

I. 恩…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5950 号

责任编辑:陈中朝

封面设计:周志武

恩仇故事

《故事会》编辑部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i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大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66,000

2003年4月印刷

印数:93,701—108,700册

ISBN 7-5321-1857-6/I·1508 定价: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2431136



此书谨献给故事爱好者

《故事会》连续十多年发行量在全国各类刊物中名列前茅,它如此兴旺发达,离不开海内外千百万故事爱好者的支持。此情此谊,令人难以忘怀。为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我们在尽心尽力编好刊物的同时,决定编辑出版“《故事会》爱好者丛书”。

丛书分别向读者推荐、介绍各类故事精品:既有引人发笑的幽默、滑稽故事,又有让人潸然落泪的悲剧故事;既有童心不泯的 16 岁故事,又有令人拍案叫绝的武侠故事……丛书努力开掘传世名篇的潜能,奋力捕捉社会生活的热点,通今博古,情趣盎然。

丛书对读者具有极高的欣赏价值,对作者也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故事会 编辑部

目 录

- 山村恩仇记 (2)
- 乐极生悲
 恩将仇报
 羊入虎口
 捆绑夫妻
 劫后重逢
 遗恨人生
- 两代人恩怨 (17)
- 夜半枪声
 生死转换
 前途渺茫
 姑娘采访
 慈母断肠
- 出国前疯狂 (36)
- 朋友?
 弱女?
 骗子?
 特务?
 魔鬼?
 杀手?
- 畸形情恨仇 (56)
- 妒火
 畸恋
 探监
 亡魂
- 真正的被告 (73)

多情的早晨
姑娘的苦心
奇怪的情书
悔恨的泪水
卑鄙的要挟
真正的被告

商场生死战 (92)

生死之交
逼上死路
绝处逢生
见死不救
生生死死

带刺曼陀罗 (109)

湄南河遇险
玉佛寺见“鼠”
芭堤雅迷雾
柳暗复花明
庐山真面目
苦心设陷阱
风流未了情

揪心的抉择 (134)

深夜电话
酸甜苦辣
诱蛇出洞
狡兔三窟
洞察其奸
居心叵测
积羽沉舟

佛门霸王花 (163)

尼姑刑警

绝招惩顽

浴场治匪

比武道情

姐妹拼搏

编后记 (183)

山村恩仇记

以怨报德的人应该是人类的公敌，他对待人类可能比他对待自己的恩人还要恶毒。



山村恩仇记



乐极生悲

胡继生参军服役四年多，最近他老爸——横山岭贫协主席胡明杰给他说了个媳妇。如今，胡继生趁回家探亲，决定快刀切豆腐，把这桩婚事给办了。

胡继生乘船转车，好不容易赶到县城，此时天色已晚，去家乡的末班车也开走了。胡继生娶媳妇心切，甩开大脚，夜行拉练，徒步朝家赶去。

眼下是1963年的秋天，皖南山区寒气逼人，胡继生却越走越热，为了提神，胡继生从兜里掏出支卷烟，叼在嘴上，又摸出火柴，“嗤”地划着点上。就在这时，胡继生右脚踝“滋”地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几乎同时，一阵大烧火燎般的疼痛传遍了全身，疼得他“啊”地大叫一声，冒出一身冷汗。他本能地朝脚下一望，啊呀！皎洁的月

光下，一尾一米多长的毒蛇正慢悠悠地往路边游去。山区长大的胡继生一眼就看清了，这是一种极毒的蛇，叫“五步龙”，人一旦被它咬了，走不出五步就会休克！天！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连个人影都不见，如何是好？

胡继生“咚”地跌坐在地，他使劲从军装上撕下一条布，手哆哆嗦嗦地往小腿肚上系。此时，小腿已像吹了气似地肿起来，还待等包扎好，胡继生感到一阵胸闷，人慢慢地昏迷了过去。

就在这人命关天之时，灌木林中走出一个小青年来，他几步奔到胡继生面前，看了看，微微思虑了一下，便从腰后抽出把砍刀，抬起胡继生的右腿，在两个毒蛇牙痕间狠狠地划了一刀，接着俯下身，使劲吮着汩汩外冒的血水。吮一口，吐一口，吐一口，吮一口，这样折腾了几分钟后，才用布条将胡继生的小腿箍住，然后使劲背起胡继生，摇摇晃晃地往山下走去。

山路漫漫，十几里山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胡继生被送进了区卫生院。大夫一检查，连连摇头，直接将他送上了手术台——为了保住性命只有截肢了！

胡继生的命终于保住了，但右腿却永远失去了，而且煮熟的鸭子也从饭锅里飞了。那未婚妻听说胡继生转眼变成了残疾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阵忙乱过后，胡家便想到了那救命恩人，他是谁呢？经四处查找，终于把他找到了。但胡明杰要代表儿子去上门致谢时，却一时怔住了，想不到救命恩人竟是横山岭唯一的地主查翰祥的独生子查小龙！

已从医院回了家的胡继生似乎并不在意，说：“爹，不管怎样，人家救了我的命，总该上门谢谢嘛。”

“你懂个屁！他是地主崽子，我是贫协主席，水火不相容，这可是阶级立场问题呀！”胡明杰一边训斥儿子，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

又过了几天，胡明杰坐到儿子的床前，试探地问：“继生，你后半辈子怎么打算？”

“我……”胡继生痛苦地摇摇头，说不出话来。

胡明杰叹了口气：“唉！我和你妈总不能一辈子侍候你呀，我给你想个办法吧。”说完胡明杰凑到儿子耳边，把这些天苦思冥想的计谋说了出来。胡继生听了大惊失色，脸都吓白了：“使不得。爹，这伤天害理呀！”

“你这个傻蛋。”胡明杰狠扇了儿子一个耳光，愤愤地骂道：“那你就给我滚！自己谋生去，我们不管了！”

恩将仇报

隔天胡明杰带着村治保主任，民兵营长等一大帮人，踏进了地主分子查翰祥的家。

查翰祥第一次接待这么多“高贵”的客人，吓得战战兢兢，手足无措。

胡明杰没睬老地主，他直奔查小龙，开门见山地说：“你再说一说那天晚上的事！”

查小龙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见贫协主席问那晚的事，赶紧叫了声：“胡大爷……”

胡明杰一摆手：“别套近乎，你什么意思？”

查小龙身子微微颤了一下，立刻想起了自己的身份，忙改口说：“报告贫协主席，那晚上我有事外出……”

治保主任突然杀出一句：“你外出向谁请假了？”

“我、我没有……”

胡明杰脸上掠过一丝阴笑，一本正经地问：“你这个地主的孝子贤孙胆可够大的，老实交代，干什么去了！”

汗水立刻从查小龙的额头冒出。他不是不知道村里的规矩，他们一家外出是一定要请假的，但是那天晚上情况特殊，因为他是和女朋友约会，这怎么说得出口呢？

山村文化生活贫乏，山里的孩子对男女之间的事都避口不谈。

查小龙尽管一表人才,但因为是地主子弟,所以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他。女人,对他来讲,是天上的月亮,看得见,摸不着。

许多年前的一个早晨,查小龙请假去山外卖柴。那天,雾挺重,一团一团的在身前后飘来飘去。拐过红枫山角,是一片前年栽的松林,当查小龙朝松树林望去时,透过白雾,他隐隐约约发觉那里有一个黑色的东西。他愣了一下,预感到什么,忙卸下柴禾,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到了近前一看,见树上吊着一个人。查小龙没顾得多想,举起砍刀,一下子砍断了勾命的绳索。那人“噗”地落在地上。查小龙扶起那人,这才发现是个满俊俏的姑娘!

查小龙探探姑娘的口、鼻,发觉还有热气,于是他坐在一边静静地等待。约摸一袋烟的工夫,姑娘渐渐苏醒了。她缓缓坐起,看看四周,自言自语地问:“我这是在哪里?”

查小龙忙上前说:“大妹子,这是红枫山!”

姑娘一惊,紧张地问:“你、你是谁?”

“我、我是——”查小龙不知怎么回答,“大妹子,你干吗这么想不开,唉!”说罢,摇摇头,背上柴禾,准备继续赶路。

姑娘捡起被砍断的绳索,看了看,才明白自己仍活在世上,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

查小龙有些放心不下,又放下柴禾,返身回来开导姑娘:“大妹子,俗话说:没有迈不过的火焰山,没有受不了的罪。你要想开些,坚强地活下去。”

姑娘止住泪,望了望查小龙,向他说起了自己的不幸。

姑娘是金鸡岭的,叫何秀姑。秀姑的出身和查小龙一样,也是个地主子女。虽然她拼命地干活,想以汗水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烙印,但人们仍不肯宽恕她。长到18岁,秀姑她想嫁人,嫁个清清白白的人家,好以此结束自己受歧视的处境。可是托人说媒,没有人愿意娶她。大前天的黄昏,五十多岁的老村长破天荒地来到她家,色迷迷地盯着秀姑问她爹:“听说你们秀姑要寻婆家?”秀姑爹唯唯诺诺。村长淫笑着说:“你们家的姑娘谁敢要?这样,嫁给我

吧！”全家人一时都惊呆了，秀姑爹忘了自己的处境，当时就一口回绝了。可是胳膊扭不过大腿，那天夜里，村长竟用暴力强奸了秀姑。

秀姑万念俱灰，哭着跑出家门，她漫无边际地走着，最后来到这上吊。秀姑的不幸遭遇，引起了查小龙极大的悲愤和同情。他反复劝着秀姑，自己也落下了眼泪。到分手时，秀姑知道查小龙出身也不好，不由大着胆子说道：“小龙哥，你要不嫌弃，咱们两个……”

查小龙一震，随即忘情地抱住秀姑……

以后，查小龙便经常和秀姑约会，那晚他们分手回家时，查小龙猛地发觉山道上有人走动，吓得他赶紧躲了起来，没想到正巧碰上胡继生遭蛇咬。眼下，面对胡明杰的逼问，查小龙只能低头不语，这事决不能连累秀姑！

胡明杰等了一会，终于冷笑一声，一字一句地说：“查小龙，那晚上你私自出村，偷砍山林，陷害解放军战士……”

“没，决没有！”

胡明杰不让查小龙说下去，一使眼色，治保主任，民兵营长扑了上来，三下五除二，将查小龙捆了起来，随后马不停蹄地将他送到了县公安局。

羊入虎口

查小龙进了监狱，胡继生却成了英雄！

不久省报刊登了长篇通讯《惊心动魄的阶级较量》，报道说：现役军人胡继生在探亲归家的途中，发现地主崽子查小龙破坏集体山林，于是挺身而出，严词怒斥。查小龙先是以金钱收买，胡继生愤怒地将钱打掉，后来查小龙凶相毕露，拔刀砍向胡继生，又放出事先准备好的毒蛇……胡继生被抢救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坏人抓到没有？山林破坏没有……”

到处有人请胡继生作报告。他被上级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不久胡继生光荣复员，民政部门按月给他发放残疾军人补

助金。公安局根据有关人员的证言,又验证了物证——那把沾有胡继生血迹的砍刀,最后决定对查小龙实行逮捕。

这一切,秀姑还都蒙在鼓里。查小龙出事后,秀姑曾几次去红枫山等心上人,可等到天明也没见小龙的影子。以后,才听说小龙已被逮捕。秀姑如雷灌耳,悲痛欲绝,她怎么也不相信小龙会搞阶级报复,毕竟出事那天自己一直在小龙身旁呀。秀姑考虑良久,毅然来到胡明杰家里,她要问个究竟。

胡明杰正在劈竹篾,见一年轻姑娘进来,不觉有些奇怪,忙问:“你找谁?”“找你!”“找我?什么事?”“我想为查小龙求情。”

胡明杰把脸一沉,怒声喝道:“为那个地主崽子求情?你是他什么人?”秀姑脸一红,但还是轻轻回答:“未婚妻!”胡明杰吃了一惊:“噢,我怎么不知道,你是哪的?”

秀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身世,以及和小龙相识的经过后,便哀求胡明杰能网开一面,将查小龙保出来。

胡明杰一边听着秀姑的解释,一边心里打着主意,这送上门来的俏姑娘,说什么也不能让她飞走!胡明杰定定神,故意严肃地说:“查小龙搞阶级报复,他犯的是死罪,这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只要我们家属提出来,他就得挨枪子,成为千古罪人!”

秀姑惊得浑身颤抖起来,连声哀求道:“大伯,求求你,千万不要上告!他是好人,他肯定是无辜的呀!”

胡明杰见目的即将达到,才不慌不忙地说:“当然喽,要救他也容易,不过,你得答应我件事!”

秀姑忙点头:“行,行!只要你们别杀了小龙。”

“痛快!”胡明杰放声大笑,“其实是件好事,从今儿起,你给我家继生做老婆吧!”

秀姑闻听,惊得大叫起来:“不!我不干!”

胡明杰见秀姑不答应,气得大骂起来:“混蛋!不识抬举的东西,你这个地主崽子,若是前些日子,送上门,我们还不要呢!不答应,好,你滚!滚!你他妈前脚出去,后脚我就派人去公安局,让查

小龙那十八羔子挨枪子！”

“不！你不能这样！老天有眼，你要遭报应的呀！”秀姑的心像被万把钢刀乱戳。她知道胡明杰这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但她更知道，查小龙的性命就提在胡明杰手里，自己真要不答应，这个披着人皮的畜牛是说得出口，做得到的。一时间，秀姑的头脑像一团乱麻，搅得她麻木了。

胡明杰趁这空隙，溜进了儿子的房间，轻轻地对胡继生说：“娃，怎么样？送上门的大仙女啊！”

胡继生望望堂屋里的秀姑，产生了一种青春的骚动。前些日子，他的良心也不时受到自责，自己毕竟是在做一桩伤天害理的事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父亲的百般开导和荣誉的引诱下，他慢慢地泰然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了自己的前程、幸福，他终于丧失了人性，点点头，说：“您看着办吧！”

胡明杰走到秀姑面前，强拉起她，一直把她拖到继生的房中，气喘吁吁地问：“说！你到底答不答应？”秀姑痛苦地摇摇头：“贫协主席，我是查小龙的未婚妻啊！”

胡明杰可真是气坏了，他疯狂地用双手揪住秀姑的头发往墙上撞去，边撞边骂：“查小龙！查小龙！我叫你不忘查小龙！告诉你，你再不答应，我就喊人，说你引诱我儿子，哼，那时，叫你和查小龙一块挨枪子……”

秀姑被撞懵了。她想来想去，为了救查小龙，她只能牺牲自己了。秀姑咬咬牙，流着泪说：“好，我……我答应，不……不过，你们也得答应、答应我一件事。”

胡明杰一听大喜过望，连声说：“行，行！什么事？”

秀姑说：“你们一定要放了查小龙！”

胡明杰思忖了一下，噙着牙说：“这嘛，我可没权放人。这样吧，我去给公安局打个招呼，就说我们受害家属不追究责任，这可以了吧？”

秀姑这才作罢，她理了理衣服，欲往外走。胡明杰手一拦：“哪

去?”“我先回家告诉一下我妈。”“不必了，我会叫人告诉的。今晚上你们就把事办了!”

捆绑夫妻

秀姑的婚事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因为洞房之夜，她没有见红。胡继生愤怒地打她，咆哮地逼问：“说，你和谁搞的？”秀姑不语，胡继生抄起木棍，劈头盖脸又是一通乱打，打累了，又问，秀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说出了被村长强奸的事。胡继生听罢，竟半天没言语，眼中露出骇人的凶光，冷冷地说：“咱们走着瞧！”

不久，县里来了通知：查小龙以偷盗集体财产罪，反革命阶级报复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消息传来，秀姑哭成个泪人，她知道自己上了胡家的当，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她只能认命了。

几天后，秀姑战战兢兢地提出要去探监。胡继生刚要发火，却被胡明杰拦住了：“人之常情，去就去嘛！秀姑，把竹笋炒点，带给小龙。监狱里伙食差，唉……”

胡继生见爹说这话，一时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问：“爹——”

胡明杰瞟了儿子一眼：“你懂个屁！”

秀姑高高兴兴地乘车，步行，边走边打听，终于来到百里之外的劳改农场。秀姑说明了来意，管教干警进去后又出来，对秀姑说：“姑娘，对不起，查小龙不见你！”

秀姑哭了，她一定要见查小龙，向心上人诉说自己的苦衷，求得小龙的宽恕。

管教干警挺同情她，又进去好半天，出来后摇着头说：“查小龙坚决不见你，并让你忘掉他，今后不要再来了！”

秀姑哪里知道，胡明杰早就让人把秀姑和胡继生结婚的事告诉了查小龙，并说是秀姑主动找上门的。这样一来，既让查小龙痛恨秀姑，也让秀姑从此死了心。

从那时起，秀姑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婚后不久，金鸡岭的村

长和贫协主席被胡明杰父子请到横山岭。落座后，胡继生开门见山问村长：“知道我请你来干什么吗？”村长心中有鬼，满脸赔笑：“大侄子娶了我们村的秀姑娘，咱们就是亲戚了。”

胡继生“啪”地一拍桌子：“少他妈充愣！我问你，你对秀姑娘……”

村长尴尬万分，嗫嚅了半天，才打着哈哈说：“你、你看，过去、过去她不是被专政对象吗？她、现在是，是咱无产、产阶级的人了，你借我三个胆儿，我也不敢。大侄子有啥要求你尽管提。”

胡继生早就没了什么羞耻感，黑着脸伸出三个手指：“给三百块吧！”

“啊，这么多！”

金鸡岭的贫协主席忙站起来打圆场：“继生同志，你是全省的英雄，大人不记小人过，你高抬贵手，一百五吧！”

胡继生眉头皱皱，想了想说：“好，给贫协主席个面子，一百五。不过，今晚这顿酒钱得你村长掏！”

村长点头如鸡啄米：“行！行！”

一笔交易做完，四个男人围桌而坐，大吃大嚼起来。

不一会，由于酒精的刺激，四个男人是无话不谈，山村轶事，鸡鸣狗盗，天南海北一通乱扯。

酒至半酣，胡继生从屋里拄着拐杖出来，径直进了屋旁的杂物间。秀姑正端着一盘菜过来，无意中朝杂物间一望，不由愣住了，差一点惊叫出声。昏黄的电灯光下，只见背对着门的胡继生手里攥着条小银环蛇，正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一截细竹筒里。他要干什么？秀姑心头闪过一丝不祥，但她不敢声张。她被打怕了。

酒宴还在继续。胡继生回来，仍挨着村长坐了下来。他的褂子放在了身边的椅子上，秀姑已揣摸出那截竹筒就藏在褂子里，她紧张得不知所措，赶紧退了下去。

突然，胡继生高声喊：“秀姑！秀姑！”秀姑忙从灶间跑出来，问：“什么事？”